

辛伯达航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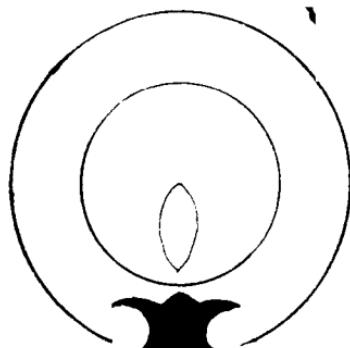
新华出版社

〔爱尔兰〕蒂姆·塞弗林著

辛伯达航行

《天方夜谭》今续

郑言译 童一秀 尹申校



THE SINDBAD VOYAGE

TIM SEVERIN

HUTCHINSON

(first published 1982)

根据蒂姆·塞弗林撰写的《辛伯达航行》一书原著英文译出

辛 伯 达 航 行

——《天方夜谭》今续

〔爱尔兰〕蒂姆·塞弗林 著

郑 言 译

童一秀 尹 申 校

*

新华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9,375 印张 插页 2 张 181,000 字

1985 年 10 月第一版 1985 年 10 月湖北第一次印刷

印数：1—9,800 册

统一书号：10203·179 定价：1.60 元

原书序言：

《辛伯达航行》和它的作者蒂姆·塞弗林

为了验证爱尔兰水手圣者布兰丹可能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经发现了美洲大陆，蒂姆·塞弗林在1976至1977年间乘一只牛皮船横渡了大西洋。他所著的《布兰丹航行》一书成为世界性的畅销书，以十六种文字出版。现在他又完成了一个比第一次航行更为异乎寻常和奇特的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航行——一直是最著名的旅行故事之一《一千零一夜》中的“辛伯达七次航行”的再创造。

1980年，在阿拉伯海沿岸的阿曼苏丹国，建造出了一条已消失了几个世纪的阿拉伯帆船仿造船——一条在一千多年前为作贸易进行了四分之一的环球航行的船。蒂姆·塞弗林和他作前次航行一样，对这次旅行作了仔细的研究。“苏哈尔号”仿古木帆船是按照阿曼苏丹（国王）的意愿，以据说是辛伯达诞生地的城镇而命名的，建造它的木料是本书作者亲自到印度马拉巴尔海岸的森林中挑选来的，船体结构未用一颗钉

子，而是由有 400 英里长的椰壳纤维绳穿缚起来的。“苏哈尔号”有 20 名船员，其中有 8 名阿曼的水手，航行了 6000 英里，横渡阿拉伯海到了印度，再到斯里兰卡，然后横渡印度洋，到苏门答腊和马六甲海峡，最后穿越中国海到达广州。一路上，船员们在修理船舵时，不得不在好奇的鲨鱼群中游泳，在赤道无风带船停止不动时，不得不接雨水以解干渴，还忍受了越南沿海附近的汹涌波涛的袭击。他们成功地检验了早期阿拉伯航海方法的有效性，最后在中国受到了极为热烈的欢迎。

《辛伯达航行》一书讲述了这一惊人的 7 个半月的航行。这本书是现代最著名的航海故事之一，它将成为探险文学的一个典范。没有人在读了蒂姆·塞弗林的引人入胜的写作以后会不赞同他的这一观点的，即，尽管辛伯达航行充满了神话和传说，但它是根据往返于到东方去的“香料之路”上的阿拉伯海上商人的业绩而写成的。

蒂姆·塞弗林现年 42 岁，曾在汤布里基学校上学，是牛津大学的一名地理学者，也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和哈佛大学中的哈克尼斯研究会成员。他就《中世纪亚洲探险》一题撰写论文，在牛津大学获得文学学士。他已写了七本有关探险历史的书。他的家在爱尔兰的柯克郡。

前　　言

阿拉伯古典文学名著《天方夜谭》（又名《一千零一夜》），在全世界，在中国，都流传甚广，脍炙人口。这部名著中有着大量美妙的故事，不少还体现了古代阿拉伯与中国的友好交往。其中有一则篇幅很长的叫做《辛伯达航海旅行的故事》，写的是古代阿拉伯航海家辛伯达七次冒险航海，历经数十年，终于到达中国广州，开辟了古代阿拉伯——中国海上友谊之路。一九八〇年，这位古代阿拉伯人辛伯达的故乡——阿曼苏丹国的国家元首为了发展现代阿拉伯与中国的关系，接纳了一项别开生面的友好活动的计划进行一次“现代辛伯达航行”。一切都按照一千多年前的航海条件组织这次探险航行，帆船本身也是从印度森林中伐来古木造就一只和古代一模一样的阿拉伯船。船上设备、船员生活都同古代相仿，以验证古代辛伯达航海的奇特故事，并体验古代水手的航海技术和海上生活。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这艘命名为“苏哈

尔”号的仿古木帆船从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出发，横渡印度洋，进入太平洋，历经七大海域，历时二百二十天，于一九八一年七月一日，胜利到达中国广州。

这项独特计划的建议人是一位爱尔兰的航海家、文学家蒂姆·塞弗林，他也就被任命担任了这次航行的“苏哈尔”号的船长，他带领一批阿曼水手和西方的科学家、摄影师等总共二十人进行了这次仿古、探险、考察航行。

本书作者就是蒂姆·塞弗林船长本人。他以亲身经历、实地考察写出了这本书。此书写作特点是按照航行的任务、航行的经历和考察所得，用文学语言记载下来，类似古代名著《一千零一夜》的体例。

航行的任务之一，是沿途实地考证《一千零一夜》书中描述的许许多多的故事产生的根据和文学的现实性与浪漫性。例如：

在印度，塞弗林和他率领的“现代辛伯达航行”的船员们考察了许多名胜山川，验证了古代辛伯达的一些美妙的描述。尤其是辛伯达本人“殉妻”一节特别有趣。老辛伯达在第四次航海中流落到一个王国，颇受青睐，在那里娶了一个美貌的、富有的女子为妻。辛伯达道：“我和妻子生活在一起，我爱她，她也爱我，彼此感情融洽，相敬如宾，过着极其甜蜜、快乐的生活”。可是不久辛伯达知道了当地有个“夫妻殉葬”的习俗，只要一方死亡，另一方必须“陪葬”，这叫做“活在一起，死在一堆，夫妻之间，永不分离。”辛伯达恐慌万状，但悔之已晚。一天，他妻子病逝了。乡人按俗举行葬礼，将辛伯达和亡妻一起扔

进山上的一个洞坑墓穴中。辛伯达在那里的尸骨堆上等死了几天，发现一只野兽，于是跟踪它，沿着一丝光线，继而是一个裂口，终于从那里逃出脱险。“殉妻”故事的情节显然是虚构的，但他细腻地反映了古代阿拉伯水手长年海外生活的一个片断——娶妻。通过这次考古考察航行验证，海外娶妻之事，古今依然。在印度的贝普尔，本书作者蒂姆·塞弗林就发现有些当地的妇女是阿拉伯海员前不久留下来的新娘。这一次，“苏哈尔号”本身的八个阿拉伯船员中有七个人又在这里结了婚。

在斯里兰卡，“遍地钻石”的山谷，“野象成群”的森林，虽然是文学的夸张，但颇有现实性。直到今天，斯里兰卡（就是《一千零一夜》中辛伯达两次到过的塞伦迪布）仍然是世界闻名的多种名贵宝石，如猫眼石、红宝石、蓝宝石等的主要产地。经“苏哈尔号”船员考察验证，尽管这个国家未曾开采大量钻石，但今天仍可在山谷的地面上找到各种宝石。也许当时的老人辛伯达就把灿烂的宝石称为钻石呢！

在苏门答腊，船员们验证了古代辛伯达的两个历险故事，一个是险遭“吃人肉”，一个是路遇“海老人”。例如后一个故事：辛伯达由于善良和误会，在海边身背一位老人过河，结果发现这个“海老人”是一个怪物，骑在辛伯达身上，它的两条又黑又粗的腿，夹在辛伯达的脖子上，强迫他穿行林中，好让它一伸手就可以摘树上的果子吃……。这次，“苏哈尔号”的船员们经当地群众介绍得知，至今苏门答腊的深山密林里依然有着“野人”，当地人民还是把它们当作危险的人设法回避的。

航行的另一个任务，是验证和体验古代航海的技术和海员的生活，本书对此有详细记载。船上不使用现代的航海设备，而用古代的极为简陋的木板条制成的“测量仪”，经这次航行使用，证明它非常科学，它显示了古代发明者的高度才智。经过它计算出来的“苏哈尔号”船所在的纬度、再用现代的六分仪核对，差距不超过三十英里。船上不用发动机，只用帆篷，完全靠季风推动行驶。船员们为了体验古代水手的生活，吃的、用的都尽量仿效古人。这样，他们必然遭到险恶风浪和艰苦生活的考验。当然在真正遇到不可避免的生命危险的时候，他们准备有唯一的保险手段——两只橡皮救生船，然而他们从来没使用它救过生。

航行的一个更重要的任务是增强现代阿拉伯和中国的友谊。本书为此专门写了一章《中国》，详细描述他们如何异常兴奋地看到了中国海岸，到达中国港口，如何受到广州人民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接待，又如何在广州参观访问，寻访古代阿拉伯人和中国的友谊。

中国政府对这一美好的阿拉伯——中国友谊活动十分重视。“苏哈尔号”于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从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出发时，中国特派文化部副部长司徒慧敏前往参加启航仪式；一九八一年七月到达广州时，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黄镇、副主任王阑西前往主持盛大热烈的欢迎仪式。

一九八二年，船长蒂姆·塞弗林写出的本书，不仅在仿古探险方面有较大的意义，且具有较好的文学水平。尤其海上景色描写细腻，文字流畅，是本书的一个特色。书中不少见闻

情节生动，诚如作者在全书的最后一句所写的：“这次航行象辛伯达的七次航行一样，将会成为(《天方夜谭》的)另一个故事。”

译校者

一九八四年七月

目 录

原书序言：《辛伯达航行》和它的作者蒂姆·塞弗林	
前言	
第一章 重溫《天方夜譚》	1
第二章 马拉巴尔海岸	25
第三章 绿衬衫	48
第四章 阿曼水手	80
第五章 阿拉伯海	101
第六章 椰绳島	121
第七章 在卡利卡特过圣诞节	147
第八章 塞伦迪布王国	169
第九章 赤道无风带	188
第十章 桅杆折断	217
第十一章 马六甲海峡	239
第十二章 南中国海	255
第十三章 中国	274

第一章

重 温《天 方 夜 谭》

鲨鱼一定是在头天晚上天黑不久的时候吞饵上钩的。当我们在拂晓的第一道曙光中看到绷紧的钓鱼线时，它已经完全筋疲力尽了。几个人高兴地欢呼起来，跑向船栏杆，抓起钓鱼线，开始一节一节地往上拉。当七英尺长鱼雷似的鲨鱼露出水面时，它开始绝望地来回翻腾起来，好象它在稀薄的空气中感到窒息，鲨鱼抽动的身体使它周围的水泛起了泡沫。由于钓鱼线不够结实，不能把鲨鱼垂直地拉出水面，我们就用一根顶端装着粗钩子的长杆，小心翼翼地刺向扭动着的鲨鱼，钩子在鲨鱼闪光的湿漉漉的鱼皮上来回滑动，寻找一只眼睛，一条鳃缝或者嘴巴那样的易于下手的缺口。但是犯了一个错误，鲨鱼在最后一阵惊慌的翻腾中，把它的整个身体的重量抛到了正好横悬在钓鱼线上的杆子上，鱼线由于绷得太紧而折断了。鲨鱼落到海里，只稍停了一会儿，就缓慢地疲惫地摇摆着身子沉回到海洋中去了。

“该死的”，一个人说道：“我还等着新鲜的鲨鱼肉作早饭呢。”

“你看到了粘在它肚子上的䲟鱼了吗？”另一人问道。“它起码有十六英寸长。”

“我很想知道我们把它拖在后面究竟有多久了。”第三个人说道。“依我看来，它象是一条白头鲨鱼。”

一直站在船栏杆边上的一伙人开始散开了。他们是一群按照任何标准都是相貌奇特的人。我一边注视着他们，一边思忖着，他们的肤色从深漆黑色到自然的太阳晒成的粉红色，各不相同。大多数人光着膀子；所有的人都赤着脚；少数人穿着短裤；大部分人围着缠腰布；至少有一半人留着浓密的大胡子。这个特点，连同他们头戴穆斯林头巾，腰带上吊着带鞘的小刀，使他们具有明显的海盗神态。因此，我再一次对我周围的浪漫的，几乎不真实的现象感到惊异，我真是生活在二十世纪吗？还是在想象着我回到某个早先的时代？尽管我确实感觉到脚下踩着的是木板，可是整个情况却具有一种梦幻般的性质。蓝得惊人的热带海向地平线四处伸展，船只驶过海面时留下了清晰的航迹。船前有一小群海鸟在盘旋，兴奋地鸣叫，深深地扎入水中，希望能捉到被我们的航行惊扰而隐约闪现的小鱼，一阵温和的季风微微吹鼓了三面与众不同的三角帆，使它们呈现出优美的曲线，在我的头顶上翻滚着，三角帆的最大一面是一块巨大的粗帆布，由一根和船体一样长的桅杆高高撑着，桅杆惹人注目地以扬扬自得的角度向上倾斜。每面帆中央是一幅鲜红的纹章图案——两把交叉的宝剑

和一把带钩的匕首。这表明了船是属于阿曼苏丹国的，它的绿红白三色国旗在我身后方向舵上的旗杆上飘动着。

我倾听着不断地从身后传来的各种嘈杂声，一只大帆船破水而行的声音，绳子的无休止的吱嘎声，海浪偶尔拍击船头的噼啪声和嘶嘶声——这声音由主帆的曲线逐渐扩大，然后象一个巨大的音响反射器又向我抛回——以及木头的柔和的撞击声和低沉声响。我眼睛随着复杂的窗格花移动，越过船墙到船头，那儿一根船首三角帆吊杆的又长又细的旗矛正指向东方。在船向前航行时，随着浪涛有节奏地上下起落。我熟悉这只船的每一英尺地方，熟悉它的木材的每一裂片和绳索的每根纤维。然而，我却一直对它的优美和雅致惊叹不已。这是一只可以直接从《一千零一夜》书中驶来的古老的阿拉伯商船，而且是独一无二的。它是当今世界上仅有的一只这种样子的船，而这只非凡的船正载着我们，二十名船员，横渡七个大海到中国去。这一切似乎过于牵强，不真实，是幻想？是海市蜃楼？我不禁回想起刚开始进行这次不寻常冒险时的情景。

事情开始于三年前，在一个遥远的寒冷得多的大海上，我乘一条小得多的船，在进行了一次与这回极不相同的航行的结束时刻。那时我和三位同伴乘坐一条牛皮做的敞篷小船驶向纽芬兰岛的海岸。那次航行的目的是为了验证爱尔兰僧侣是否真的比哥伦布早将近一千年就到达过美洲。我们的小船是爱尔兰僧侣使用过的小皮艇的仿制品，取名为“布兰丹号”，以纪念爱尔兰水手圣徒中最有名的航海家，圣布兰丹。他是

一个流行的中世纪传奇小说中的主人公。小说的内容是讲布兰丹和他的僧侣们如何乘船漂洋过海到达远在大西洋另一边的土地上。在一九七七年六月的那一天，情况显然是，除非发生事故，我和我的同伴即将证明圣布兰丹的传说也许是以十六世纪爱尔兰人航行到北美洲的真实事迹为根据的。尽管我们还没有看到北美洲的海岸，但是我们能够相当明显地闻到纽芬兰岛上松树林的气味；我知道再有一两天，我们就会证明一只皮艇是能够横渡北大西洋的。所以在那个时刻，我的思想已经转到了除了我们所知道的早先的探险和海上航行外还可以进行什么其它的试验性航行方面。

“布兰丹号”航行证明了建造一只早期海船的仿制品是个有用的研究课题。它教我们怎样造早期的皮艇，用什么样的材料，以及如何驾驭皮艇。它也使我们体验了一下早先的水手们在敞篷皮艇上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但使我产生兴趣的是用同样的技术去调查另一个显然是神话般的与海洋有关的人物的想法。如果圣布兰丹经得起这个考验，会不会还有一个同样有名的传说中的人物，他的业绩也可以以真实的航行为基础？在那一瞬间我得到了这样的答案：为什么不调查一下那个一直是最有名的，连每个读过《一千零一夜》的孩子都知道的水手，他的名字本身与航海同义的人，为什么不调查一下那位水手辛伯达的传说呢？

即使在那里，离开纽芬兰海岸五十哩远，我也十分了解阿拉伯航海的离奇记载。因而想知道辛伯达水手这个人物会不会不仅是个纯粹传奇中的人物。在伊斯兰帝国于七世纪的头

二十五年内建立后不久，阿拉伯人就开始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地理上的扩张。他们的军队在陆地上征服了远至摩洛哥和中亚的地方。在海上，他们的船只到达了桑给巴尔和中国的海岸。阿拉伯商人建立了当时世人所知道的分布最广的海运贸易网，无以匹敌达七百年之久，直到一艘欧洲船只首次作环球航行时为止。阿拉伯人一般地被认为是个沙漠民族；他们的生活和文化是依他们国土上的沙漠形成的。但是这话只说对了一半。阿拉伯人也提供了一些历史记载上最冒险最熟练的水手。十二个世纪以前，阿拉伯水手们从事的航行，在他们重返家园之前，或许长达三年或四年之久。事实上，有些阿拉伯人在海上就象在沙漠上一样的自在。而且有一个巧合，他们的哲学是一种爱尔兰僧侣所能理解的哲学。圣布兰丹时代的僧侣们曾经写到他们要探求“一块海洋上的沙漠”，就是说他们正在寻找广阔海洋上的精神感受。同样地，阿拉伯人用那种帮助他们献身跨越大沙漠的同一哲学去从事航海。他们怀着对真主会赋予他们命运的信赖出发，无论是骆驼商队还是阿拉伯船主都用同样的星星来指引他们的路程，相信真主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把星星摆在那里。登上“布兰丹号”，我只要抬头一瞥，就能欣赏到阿拉伯人航海的世袭财产，即水手们所用的主要的航行星星，它们大部分都有阿拉伯名称，因为发展天文航行技艺的正是一些阿拉伯学者。

因此就在这个最初的机会，我开始研究起辛伯达水手的背景。他的故事出现在《一千零一夜》这部传统的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中。这些故事的手稿被一位法国文学家安东尼·迦兰

在叙利亚发现，并于十八世纪初首次在欧洲出版。迦兰还设法抄录了其它当时仍在近东流传的故事。这些故事本身显然比手稿中的任何故事都古老得多。没有哪个文学家会妄猜这些故事起源于什么时候。《一千零一夜》中的故事是从许多方面收集起来的，有的来自印度、波斯，许多则来自阿拉伯世界。它们在口头上已经流传了好几代，而最早的一批故事看起来传播得至少已有十五个世纪。一组阿拉伯译本称之为《辛伯达航海旅行的故事》被认为是发生在公元七八六年到八〇九年间，何鲁纳·拉施德在巴格达城任阿拉伯大帝国的哈里发（注）时期。但是，这些冒险故事更象是在公元八百年代末期或九百年代初期由某个作者采用了包括阿拉伯地理书、旅游书和水手的故事在内的各种来源的资料汇编而成的。

我没花多少时间就证实了辛伯达航海的故事与阿拉伯在八世纪到十一世纪期间兴盛的黄金时代密切有关。当我比较辛伯达进行冒险时所到达的地方和早期阿拉伯地理书中所描绘的国土时，显然辛伯达的许多次冒险发生在阿拉伯地理学家们在他们的教科书中也曾写到过的国家里。确实，在某些情况下，地理书和辛伯达故事使用了几乎是同样的语言来写一些具体情节。有意思的是，那时候，阿拉伯地理学家们所获大量关于远方国家的情况，是通过远航归来的水手们得来的。所以，要么是辛伯达航海冒险的地方借用了早期的阿拉伯地理书；要么就是辛伯达故事的作者采用了同一来源的资料。特

（注） 政教合一的国王。——译者